



周 民 震

戏剧剧本选

中国戏剧出版社

序

曲 六 乙

“四人帮”覆灭不久，广西壮族自治区话剧团晋京演出话剧《甜蜜的事业》，我在剧场认识了作者——著名壮族剧作家周民震同志。这是我同他的第一次接触。后来经常读到他的文章、剧作，欣赏他的电影。文代会、剧代会，也不期相遇。1985年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正式成立，我和他都被推选为副会长。今年学会换届，我和他又得以连任。看来，我俩虽然远隔关山，天南海北，还真有点缘分。

或许是壮家先祖神灵布洛陀对他的后代——民震同志的恩泽，在跨越建国前后两个时代的壮族知识分子群中，很少有象他那样得天独厚，生长在一个相当特殊的“生态环境”。父亲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孙中山同盟会的成员，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曾是国民党营垒的元老。大哥是抗战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是新四军的团政委、解放区的地委书记，建国后地方省政府的高级干部。这种家庭环境可说是相当优越了。但他却不曾“享受”到多少，而是走着一长期笼罩着火药氛围的斗争之路。

他生在上海，“七七”事变后，随着家里人逃难回到家乡——广西风光秀丽的漓江之滨的桂林。作为官宦书香门第，家藏有大量书籍——这算是父兄留给他的精神食粮，孙中山的主义，共产党的哲学，古今中外的进步文艺著作，

哺育着他的幼小空白的心灵。当他踏入柳州龙城中 学第二年——1947年，年仅15岁的民震，便在地下党的影响下组织了进步文艺团体“奔流社”。他人小志大，自任社长，为编辑出版文艺刊物《奔向太阳》而奔波。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诗歌《春天来了么？》、第一篇散文《夜》、第一篇小说《清明祭》。现在，我们闭上眼，脑海里就仿佛浮现出一个热血沸腾、思想激进的少年形象：他要驱赶黑夜，送走历史，迎接朝阳的升起，呼叫春天的来临。他是革命洪流的小“弄潮儿”，也是文艺创作的小“早熟儿”。

地方当局把他这个“小危险”列入了黑名单。他被迫来到了柳北游击总队，放下笔杆，拿起枪杆，驰骋在大苗山地区。武装斗争的烈火，熔炼了他，也迎来了祖国的黎明。然而他没有解甲归田。革命需要他继续拿起枪杆，参加剿匪斗争。作为连队的指导员，带着队伍转战于柳北少数民族地区。继而匆匆北上，日走山海关，夜过鸭绿江，投入抗美援朝的熔炉。在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创作了长诗《不可征服的人们》和歌剧《归队》。

《归队》是民震同志的戏剧处女作。曾在部队演出过，可惜剧本早已在军旅中散失了。1954年转业，“归队”回到广西时，恰好归到了戏剧界，同戏曲结了缘。民震同志是一位不戴诗人桂冠的诗人。作为一个戏剧作家，他具有诗人的难以遏止的激情，这样，过去的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不断地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感受，便都迅速地成为生动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素材。彩调剧《三朵小红花》、《春雷惊狮》，京剧《苗山颂》、《瑶山春》、《烦恼中的笑声》，桂剧《一幅壮锦》、《我是理发员》（后两者系与人合作），还有70年代末的话剧《甜蜜的事业》等作品，便象涓涓的清泉，喷吐

而出。其中不少佳作，或获奖，或参加多种调演，或晋京演出，或改编成电影。他默起于南疆的剧坛，却名噪于全国文艺界。

民震同志是一位有名的多产作家，不仅是个快手，而且还是个多面手。一来是他的生活阅历和感受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急需多种艺术样式予以反映，二来也是他兴趣广泛，立志多涉猎一些艺术领域。所谓十八般武艺，都要过一过手。总之，剧坛拴不住他的多才多艺的生花妙笔。散文、诗歌、报道、论文等都成了他展露才华的领域。而后来在电影领域，则倾注了较之戏剧还要多的劳动心血，而成就也就更大些。这是因为，他痛切地感到，电影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文学，在50年代的广西还是一片荒漠的处女地，需要有人在这荆棘丛生的土地上踏出一条路来。他自觉地扮演了这个在当时还有些冒险性的角色。老天不负苦心人。《森林之鹰》（又叫《苗家儿女》），作为他的第一部，也是广西的第一部具有审美价值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建国十周年献礼时，为广大观众所欣赏。从此，电影创作便由“副业”逐渐转化为“正业”，但还不是“专业”。1985年问世的《周民震电影剧本选》，便是他多年来在电影领域的劳动结晶。他是一位在戏剧与电影两个领域里都做出贡献的双栖作家。是的，我从事少数民族戏剧研究工作三十多年，也从未放松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关心，在我所接触和熟知的众多民族作家中，还很少有像民震同志这样同时在两个艺术领域里，获得如此突出的成就。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但他不属于地域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他不属于一个民族的作家。他不愧为壮族人民的儿子，但更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佼佼者。

众所周知，作家成熟的重要标志，受到广大读者、观众爱戴的重要标志，是看他在作品中，通过独创性的艺术技巧对社会生活揭示的深度，以及在艺术形象的创造上，是否显示出独具特色的艺术个性与风格。勿用讳言，民震同志早期的一些作品，艺术构思难免粗糙，艺术形象色调单一，且浸润着那个时代文艺路线的痕迹。但这只是个过程，是一般作家早期创作共通的现象。即使如此，我却从他早期的喜剧作品中，感受到他在喜剧创作方面的巨大潜能。在戏剧方面，从60年代的《三朵小红花》到70年代末的《甜蜜的事业》到80年代的《上有天堂》等；在电影方面，从《三朵小红花》到《真是烦死人》再到80年代的《顾此失彼》、《彩桥》等，在踏向喜剧艺术殿堂时已跳越了三个台阶，登上了较高的审美层次。长期的艺术实践，使他有可能不断地积累经验，提高艺术技巧，在逐渐形成自己的喜剧理论和美学观点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

在众多的喜剧样式中，民震同志似乎偏爱讽刺和轻喜剧。后一种样式，我宁愿叫它为幽默喜剧。因为幽默是人类智慧的火花，自由的闪光。它在潜移默化中使人告别平庸，脱离粗俗，走向高尚和文明。在民震同志的喜剧作品里，我认为就有这种美学追求。他的喜剧特点是：揭露人间种种陋习，却不回避尖锐矛盾；赞美新生事物，却不粉饰太平。他对剧场效应的要求，不是平庸、无聊的逗哏，单纯以滑稽取悦观众，而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力求笑声从人物喜剧性格的碰撞中自然进出，清新甘美，淋漓酣畅。那讽刺，是犀利和明快的；那幽默，是调侃和谐趣的。观众笑有所思，笑有所戒，笑有所悟，笑有所获。

1984年，是民震同志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转折。就是说，

正当人们期待他在创作上攀登新的台阶，而评论家也在呼唤他走上“第三个创作高峰”时，他却魁星高照，官运亨通，被任命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厅长。五年多的政绩如何，自有世人评说。我无需为他评功摆好。这里只想说，他对少数民族戏剧如壮剧以及近年来才诞生的侏佬剧、瑶剧，是给予了很多关注的。包括少数民族题材的剧目《金花银花》、《羽人梦》、《潘曼小传》、《史禄传奇》、《瓦氏夫人》《八角姻缘》等在全国获各种奖的作品，也多少都熔入了些民震同志的心血的。而他自己的创作，却出现了“滑坡”。快手不快；多产变成了少产；多面手向散文、杂文、论文方面进行“短期行为”的倾斜。这正所谓“当官不自在”的必然结果。试问建国以来，文人从政者究竟有几位在创作上不“滑坡”而能继续攀登艺术高峰？这种现象令人遗憾，也令人同情。看来，从政和从艺两者至少在精力和时间上的矛盾是不大好统一的。不舍鱼而又取得熊掌，这难度也太大了。

不过，我最近读了民震同志几篇文章之后，感到他雄心不减当年，在创作上仍然有所追求。特别是《审视自我，超越自我》这篇论文，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性质、特点，对它们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对它们的封闭性与开放性，以及保持与发扬民族文化的特性与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向性的关系，都有精辟的符合辩证法的论述。这虽然是泛指文化，却也流露出作者本人超越自我的意向。但现在要求他走上第三次艺术高峰，我以为为时尚早。这也许在辞政之后才有实现的可能性。而现在，他多做一些组织、辅导工作和理论工作，为广西各民族培养出几个周民震式的剧作家，总要比只有一个周民震为好。

1989年国庆节前夕于北京

目 录

序.....	曲六乙 (1)
甜蜜的事业 (三幕话剧)	(1)
三朵小红花 (三场彩调剧)	(71)
春雷惊狮 (独幕彩调剧)	(111)
上有天堂 (四场话剧)	(143)
夜明珠 (五场木偶剧)	(201)
苗山颂 (八场京剧)	(243)
瑶山春 (八场京剧)	(311)
后 记	(363)

人 物

- 田大妈——女 南江糖厂工人家属，厂计划生育委员会委员。
- 田大伯——男 南江糖厂工人。
- 田四秀——女 南江糖厂农务科技技术员，田大妈第四个女儿。
- 田五宝——男 南江糖厂司机，田大妈第五个儿子。
- 唐二婶——女 蔗区光明大队社员。
- 唐二叔——男 蔗区光明大队社员。
- 招弟——女 蔗区光明大队社员，唐二婶大女儿。
- 盼弟——女 唐二婶二女儿。
- 来弟——女 唐二婶三女儿。
- 梦弟——女 唐二婶四女儿。
- 杨爱甘——男 公社农科站技术员。
- 老莫——男 南江糖厂工会干部。
- 阿芳——女 南江糖厂医院职工。
- 李二嫂——女 南江糖厂工人家属，计划生育宣传员。
- 大嫂子队长——女 蔗区光明大队社员，管计划生育的队长。
- 护士——女 南江糖厂医院护士。
- 观众——男 照相师。

序 幕

〔一九七八年春天。

〔祖国南疆某地。

〔音乐声中纱幕拉开。

〔假舞台口上有工农联盟图案。

〔田家人、唐家人及杨爱甘侧面对观众正在照相。老莫手拿照相机，阿芳在一边帮忙。

老 莫 别动、别动，请转过来，预备……

〔梦弟忽然跑开了，阿芳急忙把她拉回原处。

老 莫 重来、重来。别动！好，预备——

〔观众跑上舞台。

观 众 等等！

老 莫 （不解地）同志，你……（认出来）噢，你不是照相馆李师傅吗？来看戏啊？

观 众 是啊！同志，你照相的光线不对，应该向着阳光。
（对众）转过来。

〔照相的人一齐转过身来，面向观众，强光顿时照得他们容光焕发，老莫蹲下将照相机举过头顶，自己面向观众，准备照。

〔观众掏出小狗头模样的铃铛吸引着孩子们的视线。

观 众 小朋友，看这里，大家一起笑！

老 莫 （按快门）好！

〔大家照相时笑的表情仍然静止不动。

〔李二嫂和大嫂子队长上。

李二嫂 观众同志。

大嫂子队长 观众同志们。

李二嫂 你们猜……

大嫂子队长 这照的是什么照片？

观 众 全家福！我照过多了。

李二嫂
大嫂子队长 不对！

老 莫 也对！
阿 芳

观 众 嗯，怎么也对也不对？

李、大、莫、芳 （四人齐声）他们是两家！

田家人 （齐声地）我们是城里南江糖厂的田家。

唐家人 （齐声地）我们是蔗区光明大队的唐家。

观 众 哦！那怎么两家合到一块照相呢？

大嫂子队长 说起来还有一段——

李二嫂 甜蜜的故事哪！

观 众 快说给我听听。

老 莫 观众同志，你今天不是来看戏的吗？

观 众 （醒悟）哦，那么戏就要开始了！

大嫂子队长 已经开始了，这是序幕。

李二嫂 正戏就要开始了。这戏还得从一年前演起。

观 众 噢？故事发生在一年以前呀！那，我得赶紧下去看戏了。

众 好，谢谢您了，热心的观众同志。

〔观众下观众席。

〔切光。

第 一 幕

〔一九七八年春天。

〔灯亮，唐二婶家门里门外。门内有一个窗户，一张桌子，两个凳子。

〔天幕，蔗区，一望无际的蔗林。

〔大嫂子队长、李二嫂上。

李二嫂 （指侧幕内）哎，大嫂子队长，那不是我们南江糖

厂的司机田五宝吗？

大嫂子队长 是啊，来我们光明大队拉甘蔗的。

李二嫂 右边跟着那姑娘是……

大嫂子队长 那是我们队里唐二婶的大妹仔招弟嘛！

李二嫂 （笑）这才怪，你们这儿甘蔗遍地都是，他们俩非要抢那一捆干吗？

大嫂子队长 咳！听说两人正秘密着哪！哟！朝这边过来了，咱们可不该在这儿妨碍人家。

李二嫂 快走！（两人急忙下）

〔五宝扛着甘蔗上，招弟追上。〕

招弟 （一把抓住甘蔗捆）给我。

田五宝 我不累。

招弟 又装车又开车，还不累？（抢下甘蔗捆，跑进家里拿水壶给五宝）

田五宝 装快点不就又可以多拉一趟。（喝水）哟，真甜，嘿嘿！

〔三个小伙子依次露头偷看招弟、五宝。〕

招弟 哼。（扛甘蔗捆欲下）

田五宝 哎，招弟，你别光给我糖水喝，咱俩的事……

〔三个姑娘依次露头偷看招弟、五宝。〕

招弟 条件还不成熟。

田五宝 啊？还不成熟？甘蔗都熟了三次了，可条件怎么总也熟不了？

小伙子 五宝，加把火烧烧不就熟了。

姑娘 招弟，我们把甘蔗送去给你们榨喜糖喽！

〔五宝、招弟去追打他们，大家都分头逃跑了。招弟跑下。〕

田五宝 （走到大幕边对大幕喊）招弟，你快说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才能让它熟呢？（没有回音）招弟，你说呀！你说呀！

〔五宝伸手拨开大幕，一把拉出来的竟是大嫂子队长和李二嫂。〕

大嫂子队长 五宝，你干吗？

田五宝 你，我……

李二嫂 傻小子，我们有意避开，好让你们……可偏把我们拉出来看热闹，不怕秘密泄露了？（与大嫂子队长下）。〕

〔招弟上。〕

招弟 你这冒失鬼！

田五宝 反正大家都知道了，我决心向妈妈公开了！

招弟 不怕你那委员妈妈给你上晚婚课？

田五宝 可我们已经好了三年啦，还不该结婚哪！

招弟 谁规定不准超过三年？

田五宝 招弟，这三年来我们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自觉走完了晚婚的历程，还要我等多久？

招弟 一辈子！

田五宝 一辈子！？

〔招弟绕着桌子笑着转了一圈，五宝仍呆呆地站在那儿。〕

招弟 （温柔地）五宝，只要具备一个条件我们就结婚。

田五宝 （惊喜地）快说。

招弟 等我爸爸的试验成功！

田五宝 就是那切成一片片的甘蔗长出芽来？

招弟 对，等那芽片育秧法种成的甘蔗送进糖厂……

田五宝 这……

招弟 五宝，我种甘蔗，你榨白糖，咱们的工作可以说是……是一种甜蜜的事业。

田五宝 招弟，看你说得多甜呀！

招弟 可甜蜜的事业不成功，咱们的事……也不会甜的。

田五宝 嗯……

招弟 同意等下去了？

田五宝 好！我坚决等下去！……你爸爸的试验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哪？

招弟 难哪！

田五宝 怎么啦？

招弟 你知道我爸爸的试验卡在哪儿了？

田五宝 芽苗长不壮？

〔招弟摇摇头。〕

田五宝 肥水使用不得当？

〔招弟摇头。〕

田五宝 那是……

招弟 我妈！

田五宝 你妈？

招弟 我妈一个劲的想要生个男孩，搅得全家不安宁。就为这个我也要在家里多帮助我妈几年，好让我爸爸腾出空来搞他的科研。

田五宝 我懂了，单为这个，我也甘愿等你！招弟，有什么活喊我来帮你干好了！

招弟 （动情地）五宝！

田五宝 哎，你妈这几天又要生孩子吧？

招弟 嗯。

田五宝 咳！老天爷呀，帮帮我的忙吧，这回别再生个女的了！

招弟 （急忙地阻止）叫我妈听见非跟你拚命不可。

（两人向屋里看了看，悄悄下。）

（窗口灯光起，音乐声中，唐二婶举着一套男婴儿衣服神往地想着，二叔拿蔗苗上。他俩侧着背，二婶在美滋滋地缝“虎头帽”，二叔在看蔗苗，拿着芽片，失望地叹口气。

唐二叔 （拿着芽片自语）什么时候能生出来呢？

唐二婶 （笑态未消地举着衣服）别急，就这两天的事了。

唐二叔 咳，怕又和上几回一样。

唐二婶 不！绝不会。

唐二叔 你怎么知道？

唐二婶 这回呀……我心里特别美，特别甜，保准是……

唐二叔 （打断她）你心里想是一回事，可生出来还不是照样死！

唐二婶 （大怒）什么？！还没生出来，你就咒他死！

唐二叔 它要死我有什么法子！

唐二婶 （激怒）你……你说的什么呀！

唐二叔 （回头惊慌地）我……我说的蔗苗。

唐二婶 咳！你呀，就知道你那芽片育秧，就不关心我生孩子。

唐二叔 生蔗苗可比生孩子要紧的多啊。

唐二婶 你不是也想要个儿子吗？

唐二叔 那是从前。现在党中央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也要贡献一份力量！

唐二婶 哼！凭你！

唐二叔 我是这么想的，现在用这么长的甘蔗作种（拿起二段甘蔗）一亩地要一千三百斤，（又拿起一小芽片）要能改用这，一亩地只要一百斤就够了。节省的甘蔗呀，哈，都是甜甜的白糖啊！

唐二婶 甘蔗再多，白糖再甜，也不能当你的儿子，喊不了你阿爸……

〔盼弟、来弟、梦弟喊“阿爸”、“阿妈”上。〕

盼弟 爸，我要做算术作业。

〔二叔让给她一段桌子。〕

来弟 爸，我要打算盘。

唐二叔 （无奈地）好，好，我给你们让地方。

〔抱着芽片蹲到一个角落里。〕

〔梦弟跑去把二婶刚做好的小帽子戴头上。〕

梦弟 姐姐，你看！

唐二婶 别撑坏了，这是你弟弟的。（抢回）

〔梦弟又扯衣服穿。〕

唐二婶 别弄脏了，这是你弟弟的。（抢回）

〔梦弟又要扯裤，二婶顺手一巴掌。〕

唐二婶 这也是你弟弟的。

梦弟 （哭喊）我不要弟弟，我不要弟弟。

唐二婶 （急忙捂住她的嘴）可不能乱说，小梦弟呀，你不是做梦也梦见弟弟吗？

梦弟 没有，我没梦见，没有梦见！（顺手把芽片扔在地上）

〔二叔欲去抢救芽片，二婶以为他想打孩子，急忙前护，突然闪了腰。〕

唐二婶 哎哟！腰……腰……

唐二叔 快坐下，快坐下。

〔招弟带着杨爱甘上。爱甘端一个长着甘蔗苗的花盆。〕

招弟 爸爸，公社农科站的杨技术员找你。

唐二叔 爱甘，糖厂的蔗苗要来了吗？

爱甘 要来了。

唐二叔 （被吸引走过去）噢！苗出的挺壮实。

杨爱甘 二叔，咱们的怎么样？

唐二叔 咳！还是生不出芽呀！

唐二婶 （指着腰部）这儿……这儿……唉，我这个腰痛病说犯就犯，到老了可怎么得了？（依次摸孩子的头）姪仔们啊，那时候你们全都嫁出去了，我……哎哟……不对！

招弟 爸爸！

唐二叔 啊？要生了？

〔二婶欣喜地点点头。〕

唐二叔 （紧张地对爱甘）天，可别又是女的。

唐二婶 （转喜为怒奔出）你今天就没说一句吉利话，这回要再生个女……（忙停口）哼！你别再想搞什么试验，叫你那蔗苗也一辈子生不出来。

〔二婶一气，将蔗苗盆踢翻在地。〕

唐二婶 （疼痛地）哎哟！

招弟 快送医院。

唐二叔 （猛醒地）对，对。

〔汽车喇叭声。〕

招弟 快，拦住五宝的车。

众妹仔 （喊）我也去，我也去，

〔众蜂拥着下。

〔大嫂子队长、李二嫂边说边上。

〔追光打在她俩身上。

〔机器声响，蒸气覆盖天幕。

大嫂子队长 李二嫂，我们的甘蔗一运来，你们糖厂可就忙乎上了。

李二嫂 大干快上嘛，你听这机器声叫得多欢！

大嫂子队长 你快闻，这榨甘蔗的蒸气香喷喷，甜滋滋的……

〔两人欣赏中，景已换好，天幕蒸气消失，显出糖厂大楼。田大伯拿着刀具，田四秀捧着书坐在桌前。

李二嫂 哟，大嫂子队长，他们俩正忙着向科学进军呢！

大嫂子队长 那咱们俩就别打扰人家了。（与李下）

〔五宝喊“妈妈”，匆匆上，不满地向四秀走去。

田五宝 四姐！

田四秀 （未听见）

田五宝 书虫，拿书当吃饭哪！

田四秀 （恍惚地）哦，吃饭了？

田五宝 （抢过书）啃生米去吧。

田四秀 我正看个重要资料，你去煮饭吧。（站起来抢书）

田五宝 我要会煮还来喊你！技术员同志，你那芽片育秧又不是一天能搞成的。

田四秀 那……我来煮吧！阿爸，米和水要按什么百分比？

田大伯 （没明白）干什么？

田四秀 煮饭啊！

田大伯 哼，按百分比煮饭！干脆等着天上掉下糍粑来吃吧！（又埋头干）